

杭州地名文化丛书

杭州地名的历史与文化

HANGZHOU DI MING DE LI SHI YU WEN HUA

主编 林正秋



杭州市民政局
杭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杭州地名文化丛书

杭州地名的历史与文化

HANGZHOU DI MING DE LI SHI YU WEN HUA

主编 林正秋

杭州市民政局
杭州市地名委员公办公室

二〇〇六年七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杭州地名的历史与文化/林正秋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7
(浙江经济文化丛书/林正秋主编)

ISBN 7-5034-1823-0

I. 杭… II. 林… III. 地名 - 简介 - 浙江省
IV. K9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8521 号

责任编辑：杨玉文 封面设计：周晓丽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浙江民振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310011

装 订：浙江民振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310011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大 32

印 张：10.25 字数：23.5 千字

印 数：1-1200 册

版 次：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0.00 元(全五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编纂委员会

书名题字：王国平

顾 问：孙景森

主任：赵申行

副主任：张建涛 赵清平

编 委：杨 兵 张永仪 罗庆华

主 编：林正秋

副 主 编：谢大伟 林 琳

撰 稿：林正秋 谢大伟 林 琳

序

地名，是人类为便利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而命名的地物和地域的名称。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域，必会产生地名。地名学所研究的，不仅是单纯的地理现象，更多的是社会与文化现象，蕴涵着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俗、语言与地理环境的发展轨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我国的文字地名产生于四千年前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历史十分悠久。历史上留传下来的老地名保存着古代历史的信息或历史文化的碎片，成为今日的文化遗产。

杭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与六大古都之一。远在四、五千年之前，已有良渚先民的活动。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已在今杭州地域上建置了钱唐（塘）古县，成为杭州的前身。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扩大，地名也逐渐增多、丰富。

杭州的历史地名，既反映了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和市民的良好愿望，取名又注重科学、健康与称呼方便等，使之逐步走上规范化、科学化，成为杭州城市建设与城市文明的珍贵遗产与良好传统。

为挖掘和保护历史地名，彰显其文化，杭州市民政局、杭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联合邀请杭师院历史系林正秋教授牵头，组织专家学者，编撰了《杭州地名的历史与文化》一书。该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又注重历史依据，不仅首次概述杭州地名发展的历史脉络，而且广收典故趣事并剖析其文化内涵，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地名读物，故作序推荐。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二日

目 录

序 言

| | |
|------------------------|-------|
| 第一章 杭州地名文化综述 | (1) |
| 一、杭州政区地名的沿革 | (1) |
| 二、杭州地名的历史 | (4) |
| 三、杭州的别名与美称 | (6) |
| 四、杭州地名的文化特色 | (8) |
| 五、杭州地名的通名 | (11) |
| 第二章 杭州最早一批地名 | (19) |
| 一、战国《山海经》中的地名 | (19) |
| 二、秦汉至隋唐的行政沿革 | (22) |
| 三、“钱唐”之名，始见于《史记》 | (23) |
| 四、《汉书》中的钱塘地名 | (24) |
| 五、《三国志》中的钱塘地名 | (26) |
| 六、《晋书·地理志》中的钱塘地名 | (28) |
| 七、《水经注》中的钱塘地名 | (28) |
| 八、《宋书》中的钱塘地名 | (31) |
| 九、传说中的古地名 | (32) |
| 第三章 隋唐杭州的地名 | (40) |
| 一、杭州地名的发展 | (40) |
| 二、隋代杭州的地名 | (42) |
| 三、唐代杭州的城门地名 | (44) |
| 四、唐代杭州的山川地名 | (46) |

| | |
|----------------------------|--------------|
| 五、唐代杭州的寺观地名 | (50) |
| 六、白居易与杭州地名 | (52) |
| 七、传说中的隋唐地名 | (57) |
| 第四章 吴越北宋的地名文化 | (60) |
| 一、吴越首府杭州 | (60) |
| 二、吴越首府杭州的新地名 | (62) |
| 三、吴越地名的传说 | (72) |
| 四、苏东坡与杭州地名 | (75) |
| 第五章 南宋故都与杭州地名 | (80) |
| 一、临安府、行在所、行都之名 | (80) |
| 二、行宫、皇城、大内、禁内之名 | (82) |
| 三、京都城门之名 | (86) |
| 四、京城厢坊地名 | (90) |
| 五、厢坊命名特点 | (100) |
| 六、京城内外的桥名与文化 | (102) |
| 七、与官署相关的地名 | (115) |
| 八、与水井相关的地名 | (120) |
| 九、集市、铺席与地名 | (124) |
| 十、文化娱乐场所地名 | (131) |
| 十一、王府宅第与地名 | (136) |
| 十二、西湖风景名 | (139) |
| 第六章 元明杭州的地名 | (146) |
| 一、元代杭州新地名 | (146) |
| 二、明代杭城的街巷地名 | (154) |
| 三、元明地名的文化特点 | (161) |
| 四、杭州府城近郊的街巷地名 | (164) |
| 五、城郊道路与地名文化 | (166) |

| | |
|-----------------------|-------|
| 六、府衙等机构地名 | (169) |
| 七、西湖新景观名 | (173) |
| 第七章 清代杭州的地名 | (177) |
| 一、清代杭州地名概况 | (177) |
| 二、“弄”名大批出现 | (179) |
| 三、八旗驻防营及地名 | (188) |
| 四、杭州开埠与租界地名 | (202) |
| 五、近代新式地名的出现 | (206) |
| 第八章 民国杭州的区坊地名 | (210) |
| 一、杭城的区坊新制 | (210) |
| 二、民国街巷路名的六大特色 | (217) |
| 三、街路坊巷的走向与方位 | (225) |
| 第九章 杭州的古城门与片名 | (227) |
| 一、城垣的沿革地名 | (227) |
| 二、钱塘门 | (228) |
| 三、涌金门 | (229) |
| 四、清波门 | (230) |
| 五、武林门 | (231) |
| 六、艮山门 | (232) |
| 七、庆春门 | (232) |
| 八、清泰门 | (233) |
| 九、望江门 | (234) |
| 十、候潮门 | (235) |
| 十一、凤山门 | (236) |
| 第十章 以桥、楼为标志的片名 | (238) |
| 一、龙翔桥 | (238) |
| 二、众安桥 | (239) |

| | |
|-----------------------------|--------------|
| 三、井亭桥 | (240) |
| 四、天水桥 | (241) |
| 五、卖鱼桥 | (241) |
| 六、宝善桥 | (242) |
| 七、太平桥 | (243) |
| 八、鼓楼与雄镇楼 | (244) |
| 九、清河坊 | (245) |
| 十、官巷口 | (246) |
| 十一、松木场 | (247) |
| 十二、金衙庄 | (248) |
| 第十一章 杭州主要道路（上） | (250) |
| 一、中山路 | (250) |
| 二、延安路 | (254) |
| 三、建国路 | (257) |
| 四、中河路 | (260) |
| 五、湖滨路 | (265) |
| 六、保俶路 | (267) |
| 七、复兴路 | (268) |
| 八、江城路 | (270) |
| 九、秋涛路 | (271) |
| 十、湖墅路 | (272) |
| 十一、机场路 | (276) |
| 第十二章 杭州主要道路（下） | (279) |
| 一、解放路 | (279) |
| 二、庆春路 | (283) |
| 三、凤起路 | (287) |
| 四、体育场路 | (292) |

| | |
|--------|-------|
| 五、曙光路 | (294) |
| 六、河坊街 | (295) |
| 七、南山路 | (299) |
| 八、清泰街 | (303) |
| 九、开元路 | (305) |
| 【后记】 | (307) |
| 主要参考书目 | |
| 一、古代文献 | (309) |
| 二、近人著作 | (310) |

第一章 杭州地名文化综述

杭州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是历史文化名城与著名的风景城市。杭州的地名历史久远，至今二千多年，先后出现了四万三千多个地名，涉及地理、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民俗与宗教等多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已成为杭州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首先予以简要综述。

一、杭州政区地名的沿革

杭州历史上的政区地名，曾多次变化。二千多年来，先后出现的有钱唐县、泉亭县、余杭县、临江郡、钱唐郡、杭州、余杭郡、西府、临安府、杭州路、杭州府、杭州市等十余个之多，现择要叙述：

钱唐，县名。秦置，初属会稽郡，系杭州地域上建县之始，是杭州的前身。近人解释，这是春秋时期的越语地名，其义不祥。汉代以后学者解释“钱唐”名称的涵义，多从汉文译音释之^①。

泉亭，县名。西汉初始元年（8），王莽改制，建立新朝，进行县名大改动，造成混乱。此时钱唐改为泉亭，时间不长，建武元年（25）东汉建立，便复名钱唐，所存不到20年。

关于泉亭之名，也有点文化内涵。泉，在古代是钱币的名称

^① 关于古人对“钱唐”的解释，详见第二章《杭州最早一批地名》。

之一。《周礼》中有“泉府”的机构，是专管国家税收与收购市上滞销货物等。《汉书·食货志》注解中说是因钱币“流行如泉水”之意而取名，故在古代有“泉币”之名。新版《辞海》解释说：“上古，泉与币原为二物，后世泛指钱为泉币，视为一物。”

亭，也是多义的，其中在汉代时流行一种意思，是指“水静止的状态”，与“渟”通用。综上所述：泉亭与钱唐的意义还是相近的。

余杭，县名。东汉建武六年（30），钱唐并入余杭县。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复名钱唐。据《后汉书》卷71《朱隽传》载，光和二年，汉灵帝封朱隽为钱唐侯，钱唐县名应已恢复。

余杭之名，其由来有多种说法：

①明代万历《余杭县志》载：夏代“少康封无余于越，以主禹祀，因名余杭。”

②清代嘉庆《余杭县志》载：“禹航者，夏禹东去，舍舟登陆，因以为名。”又说：“余杭，是禹航之讹”。

③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航是大禹治水航行或登陆的工具，并引东汉《说文解字》云：“杭者，方舟也，并舟也。”把航解释于渡船或用数舟并成的“浮桥”。

④1990年出版的《余杭县志》末附《余杭地名考》，又据近人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说：“据现代学者研究，‘余’，是越语一个语音，是盐的意思。浙江以‘余’为地名的如余杭、余姚、余暨等，均为越语地名。其义无解。与禹有关只是一种传说，以此名县，不足为信”（《余杭县志》第895页）。

临江，郡名。南朝梁太清三年（549），侯景“以钱唐为临江郡”，因濒临钱唐江而名。钱唐江之名，最早见于三国学者韦昭注《国语·越语》中“三江环之”句时说三江，是指吴江、钱唐江、浦阳江（《中国地名源流》第71页）。不久郡废。

钱唐，郡名。南朝陈祯明元年（589），改临江郡为钱唐郡，辖钱唐、富阳、新城、於潜4县，郡治在钱唐（《钱塘辨证》刊《杭州研究》，1998年第2期）。

杭州，州名。在隋文帝杨坚统治期间，先后改换州县行政区名一百四十多处（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第138页）。开皇九年（589），杨坚灭南朝陈，废钱唐郡，正式置杭州。杭州之名始于此。

西府，府名。五代吴越国钱镠时，以杭州为国治，名首府，或名西府；又以越州（今绍兴市）为东府。

临安府，行在名。南宋建炎三年（1127）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为南宋行在。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卷12《州升府而不为镇》载：“州郡之名，莫重于府。”南宋从州升府，或是行都重地，或皇帝诞生，或太子封藩，或军事要地等。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府，到景炎元年（1276），南宋投降，元军进入临安府为止，达一百三十八年之久。

杭州路，路名。元代初期的行政级别分为行省、路、府、州、县等五级。不久，改行省、路、州、县四级。至元十五年（1278）改为杭州路，为江淮行省治所。杭州路，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新城、于潜、昌化8县与海宁州（原海盐县升）。

杭州府，府名。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攻占杭州路后，改名杭州府，为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治所。洪武二年（1369）海宁州降为县，仍属杭州府，清代沿袭。康熙元年（1662），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为浙江行省，简称浙江省。杭州府所属海宁县又升为州。

杭县，县名。民国元年（1912），民国政府废杭州府，以原钱塘、仁和两县并为杭县，直属浙江省，为省会治所。

杭州市，市名。民国十六年（1927），民国政府以杭县所属城区等设立杭州市，仍为省辖市。杭州市名始于此，沿用至今未变。

二、杭州地名的历史

杭州地域上，最早出现的地名是浙江或制江等，它比杭州正式建置早一千余年。

近二千多年来，杭州地名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先秦至南北朝的钱唐地名、隋唐杭州地名的初始、五代北宋地名的初步发展和南宋京都地名的繁荣、元明清至民国地名为今日地名奠定基础、建国后地名的繁荣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秦至南北朝的钱唐县域地名。

记录浙江或制江、浙江地名的古书，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山海经》与《庄子》，比钱唐县的建置要早数百年。据陈桥驿教授的考证：浙江或制江或渐江等名，是春秋时期越语的汉文译音。浙、制、渐三字，仅是“一声之转”，其涵义如何，秦汉及后人已不了解越语之义，就用汉文的字义来解释“浙”字之义，说是“曲折”之意。

钱唐县，始建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是会稽郡的一个小县。据陈先生考证，县名也是越语的汉文译音，其内容涵义后人也不知晓。汉代以后的学者在解释钱唐县名由来时，也多以汉文的意思来诠释。虽然如此，古籍对这些地名的解释，流传了近二千年之久，已成为今日地名的典故与文化内涵，反映早期地名的文化特色。由此可见，杭州地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杭州的前身，钱唐时期的地名，以山水和政区地名为主。

第二个阶段，是隋唐时期杭州地名开始出现的阶段。

隋朝在统一中国过程中，于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正式建置杭州，至唐，杭州渐成东南大郡。

这个时期地名的首要特点，是行政区名多变。在变化中也存在一点规律，即离不开杭州与余杭之名，或称杭州，或称余杭，或两者合在一起，称杭州余杭郡。

其次，除山水地名之外，城垣地名、寺观地名有较大的发展。

其三，西湖景观的地名也开始出现。

第三个阶段，是两宋时期，尤其突出的是南宋京都地名的倍增，为杭州地名起了奠基的作用。

南宋时期，街坊地名、皇城宫殿地名、朝廷官府地名、市集店铺地名、西湖风景地名等与行在京都地名的大量增加，仅据南宋《京城图》上统计，多达五百个，加上风景区的五百多处，超过一千多。数量之多，为杭州历史上之最。许多地名至今还在沿用，成为今日地名的文化内涵。从数量上看，约占今日杭州街巷地名的三分之一上下。

第四个阶段，是元明清至民国时期，是今杭州地名的基本定型阶段。

在这个阶段，杭州已从京都降为省会城市，政治地位下降，经济文化仍在继续发展。城市性质的变化，给地名也带来新特点。杭州成为省会城市，除城市丝绸业迅速发展外，西湖风景的知名度也日益上升，逐渐形成了“游观胜地”的誉称。尤其到了民国时期，街道的改进与设计，逐渐向现代化进展，以石板、泥沙为主的道路，逐渐改造与扩大为柏油马路、水泥马路与水泥桥梁；取名也开始向规范化进步，如东西为街，南北为路等。

第五个阶段，从1949年5月杭州解放起，或新中国成立起，

至今共有五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杭州的地名再度进入了繁荣的阶段。不仅地名数量增多，消失也多；地名类型更加多样全面；地名的管理，日益规范和完善。已经制订公布的《杭州城市地名总体规划》，使杭州地名的管理更上一层楼。

三、杭州的别名与美称

杭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与六大古都之一。数千年来，古代文人给杭州增添了不少的别名与美称。

别名的最早出现，约始于西晋司马彪《后汉书·郡国志》中的注释。至唐宋时，较为流行。唐代诗人或担任过杭州刺史，或游览过杭州，在他们的诗文中也留下不少杭州的别名或美称，今举例如下：

别名余杭。如唐代诗人丁仙芝《余杭醉歌赠吴山人》诗：“十千总得余杭酒，二月春城长命杯”。

别名钱塘。唐代诗人徐凝《观浙江潮》诗：“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又，白居易诗：“雪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钱塘郡，闲忙正适中”（引自《吴郡志》卷 50《杂记》）。

别名江上郡。如唐代诗人顾熊非《送杭州姚员外》诗：“浙江江上郡，杨柳到时春。”

别名钱城。如钱镠《筑塘》诗：“为报龙神并水府，钱塘且借作钱城”（阙为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第 19—20 页）。

别名武林。把武林作为别名，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杭州的前身钱唐县，《汉书·地理志》载，“钱唐县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武林之名作为杭州的别名，约始于唐代。唐代著名诗人施肩吾（780—861），字希圣，号东斋，睦州分水（今桐庐县分水

镇)人。曾在洪州西山(南昌市)学道十余年。晚年率族渡海到澎湖列岛定居达二十年之久,成为澎湖岛开发的先驱者。他在澎湖生活时曾赋诗一首名《赠友人归武林》诗:“去去程何远,悠悠思无穷,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杭州史话》第52页引)。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卷7《杭州》明确说:“杭城号武林。”

“东南第一州”之美称。这是北宋皇帝仁宗《赐梅摯出守杭州》诗中的一句话。梅摯,宋代大臣,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他于嘉祐二年(1057)知杭州,宋仁宗赐诗宠行,首有“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两句。梅摯到杭州后,在吴山上建堂,取名“有美堂”,由大臣欧阳修撰记,刻石碑于堂上(《乾道临安志》卷3《牧守》)。

“地上天宫”之美称。北宋文人袁褧《枫窗小牍》中称赞杭州是“万物富庶,地上天宫。”

“地上天堂”之美称。据南宋诗人范成大《吴郡志》卷50《杂志》载:“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既是谚语,可见此话在南宋时已普遍流传在苏杭一带。后人把此话变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总之,把杭州与天堂联系在一起,故南宋以后杭州有“天堂”之称。

“天堂之城”的美称。西欧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高度赞誉杭州为“天堂之城”。

游记中称杭州的英文为“Heaven City”,从目前看,有多种翻译语句,或译成“天堂”或“天城”或“天国”,都是有极乐地方的寓意。鲍志成《马可波罗与天城杭州》,一书译成“天堂之城”,笔者感到是比较妥当的。有的译书,或译成“最富丽华贵的城市”,也是可以的。《马可波罗游记》(冯承钧译本第344页)称杭州是世界上“最富丽华贵的城市”。马可波罗对杭州的